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嘉靖東南平倭通錄 第四卷

●嘉靖三〇八年 正月，胡宗憲以倭患未弭，春汛伊邇，請募山東民兵三千，選委謀勇將官，督駐蘇、松、常、鎮防守。兵部覆議從之。

廣東原屯黃岡倭賊，流劫海陽、饒平、潮陽、惠來等處。

浙江永嘉縣良醫王沛，招集鄉兵斬倭，戰於梅嶺，死之。胡宗憲以聞，詔贈太僕寺丞，立祠祀之，蔭一子。

二月，廣東流倭突犯福建，詔安官兵禦之，賊引眾犯漳浦。

三月，倭犯浙江，自象山河家嶺、金井等處，焚舟登岸。海道副使譚綸引兵與賊戰於馬崗，敗之，斬首七〇七級。

總督胡宗憲言：舟山殘孽移住柯梅，即其焚巢夜徙，力已窮蹙，小船浮海，勢易成擒。而總兵俞大猷、參將黎鵬舉，防禦不密，邀擊不力，縱之南奔，播害閩廣，失機殃民，宜加重治。上命逮繫大猷、鵬舉來京訊治。柯梅倭之造舟開洋也，宗憲實陰遣之，故不令諸將邀擊，及倭既出舟山，即駕舟南泛，泊於浯嶼，焚掠居民。由是福建人大噪，謂宗憲嫁禍南道。御史李瑚，遂訐參宗憲，數其三大罪。瑚與大猷皆福建人，宗憲疑大猷漏言於瑚，故諉罪大猷，以自掩飾如此。

倭犯江南崇明縣治，泊舟三沙，登岸焚劫。

四月，江北倭趨通州，總兵鄧成遣兵禦之，敗。指揮張容被殺，倭進據白浦鎮。

初，倭僧清授，隨侍郎楊宜所遣鄭舜臣至寧波。未幾，總督胡宗憲所遣生員蔣洲，復以僧德陽至，俱上書求貢市，朝議未允。令量賞遣歸。未行，而王直就擒。宗憲疏言：倭情可見，不必遣還，然留之浙西非宜，請用洪武間例，發四川各寺安置。兵部議從之。

時江北兵備劉景韶以游擊丘升等擊原駐白浦倭於丁堰、如臯、海安，三戰皆捷，斬首百餘。賊乃進掠通州，謀犯揚州。景韶復督升等以火攻其老營，擊敗之。斬首八〇級，焚死一百七〇九人。賊奔入潘家莊，盡銳攻之，斬首一百二〇八級。初自南沙登岸犯通州倭，至是剿絕。

廟灣倭又合眾來攻淮安，參將曹克新禦之。戰於姚家蕩，自寅至申，賊大敗，斬首四百七〇八級。賊遁入姚莊，我兵縱火焚莊，死者二百七〇餘人。餘賊奔陳莊，我兵追斬七〇四級。賊乃退入廟灣拒守。

劉景韶督兵擊倭於邱莊，斬首四〇五級。賊西走。次日，我兵復與戰於新州，斬首七〇八級。賊泛新河口遁入民莊，我兵以火攻之，凡再戰，斬首二百六〇級。餘賊悉焚死，無一人脫者。是時，江北流劫之倭，悉殄。惟廟灣大伙據險固守不出，水陸兵環其四面攻之。

福建新倭大至，且多齎攻，具先攻福寧、連江、羅源等處，流劫各鄉，遂攻福州府城，經旬不克。乃移攻福安，破之。參將黎鵬舉，以舟師擊倭於海中七星山、屏風嶼，斬首六〇七級，生擒六〇八人。時沿海若長樂、福清等境，悉有倭舟。廣東流倭往來詔安漳浦間。浙江前歲舟山倭移舟南來者，尚屯浯嶼，加之新冠遍福、漳、泉，無地非倭矣。

五月江北兵攻倭於廟灣，衝其巢，斬首四千餘級。我兵死傷過當，復退守之。時賊守甚固，巡撫李遂以我兵鼓戰而疲，宜圍困之，賊日久無食，且水陸斷其行道，可收全勝。通政唐順之以為玩寇。乃自撰甲持矛麾兵以進，屢挑戰，賊終不出。遂督兵入險，賊奮銳東西衝，我兵擁進，彼此皆傷。然賊復稍稍出掠，覓舟援道，為走計矣！順之自知失計，以為賊未可平，乃駕言經略三沙倭南去。

福建倭屯浯嶼經年，乃前舟山寇隨王直至岑港者也。至是開洋去，其毛海峰者，復移眾南營建屋而居。

倭寇二〇餘艘屯崇明縣三川沙。總督胡宗憲檄總兵盧鏗帥師攻破之，前後斬首一百餘級，寇遁去。宗憲以捷聞，賜賚有差。兼言通政唐順之贊畫功。已而擢僉都御史，未幾，卒於官。

倭圍廟灣日久，副使劉景韶督卒填濠塹，覆兵逼壘而陣。賊終不出。乃令水兵載葦縱火焚其舟，復水陸進擊，倭潛遁入舟，官兵進據其巢，追奔至蝦子港，斬獲頗多，餘倭無幾，不能復戰，乘風開洋而去。

福建永福倭舟出梅花洋，參將尹鳳等以舟師分擊之，斬首百餘級，生擒九人。既而，倭復回舟，泊澳頭。未幾，復遁，鳳等復以水兵追擊於橫山，斬獲其眾。

七月，原屯三沙倭賊突犯江北，由海門縣七星港登岸流劫，過金沙西亭，將犯揚州。參將丘升並力禦之，戰於鄧家莊，賊敗走仲家園，復追至鍋團，升輕騎先追，賊覘無後繼，盡銳來衝，升馬蹙，被殺。已而官軍大至，賊懼奔遁。宗憲以聞，贈升都同知，蔭一子，世襲。

八月，江北倭自鄧家莊敗後，沿海覓舟不得，我兵尾之於劉家橋、白駒沙等處，寇餒甚，奔莊，我兵圍之。時劉顯兵至，江北兵令顯先登，各營繼進，縱火衝擊，自辰至酉，巢破，斬二百〇四級。賊奔白駒沙，我兵追擊，又敗之於七灶、茅花墩，共斬首四百餘級，盡殄焉。

●嘉靖三〇九年

二月，倭寇六千餘人流劫，潮州等處告急，兵部言：閩廣二省，俱鄰南海，倭奴侵軼廣中，皆以閩人為嚮導，今其勢張甚，在兩廣固當剋期誅剿，在福建撫臣亦難辭縱賊贖患責，請令巡按、御史通核功罪以聞，報可。

三月，給事中王文炳言：邇者浙直倭患稍寧，而閩廣警報踵至，蘇、松、淮、揚間，博徒、悍卒所在騷擾，宜敕下本兵議所以安民、蓄兵、絕寇之策。邵議：安民之策，莫若去不急之務，捐無名之徵，重懲貪官酷吏。蓄兵之策，莫若訓練各處鄉兵，至隸籍行伍者，則責之軍衛，募之民間者，則責之有司。絕寇之策，宜令沿海有司，按籍所部居民有與盜賊通者，許同里首告，即置之法，仍追所犯銀三〇兩給賞。又有無賴惡少，竄入軍中，立功報效，贊畫名色，平居坐糜公廩，有事爭冒首功，此輩亦將來禍本，宜一切禁革。上皆納之。

五月，加胡宗憲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，仍督沿海軍務。初，南京御史李瑚劾宗憲邀功致寇，下兵部議詳覆，上不問。已而閩、廣、浙、折倭寇日熾，福建巡按樊獻科請趣宗憲赴閩應援。浙江巡按週斯盛請敕兵部趣宗憲督師剿寇，以弭海患，宗憲仍泄泄如故。已而寇稍解散，竟以功進官，沿海撫、巡諸官悉聽都制，其體統如三邊，而勳臣總兵亦由掖門通謁，庭拜下風矣！

●嘉靖四〇一年

〇二月，倭陷福建永寧衛，大掠數日而去。三月復攻永寧城，陷之，大殺城中軍民，焚毀房屋幾盡。

叛民江一峰等，盡發泉州諸山壕，守備歐陽深等率兵進討，大破走之，生擒一峰等，皆伏誅。泉地始寧。

倭犯懷安縣，提督都御史游震得檄兵剿之。時坐營指揮王毫帥三衛軍，福州府通判彭登瀛，帥鄉兵，先當賊，失利，歸罪於毫。震得執毫，笞之，斬隊長以下四人；三衛軍不服，有怨言。會副使汪道昆閱教場，遂大噪，格殺鄉兵數人，求殺登瀛，不得，屯城南，久之乃散。

●嘉靖四〇二年

〇月，倭犯福建，其自浙之溫州來者，合福、寧、連江登岸海賊，攻陷壽寧、政和、寧德等縣，自廣之南嶼來者，合福清、長樂登岸海賊，攻陷玄鍾，所蔓延及於龍岩、松溪、大田、古田之境，無非賊者。

初，浙江參將戚繼光等，既連破賊於林墩港等處，閩之宿寇盡平。繼光引兵還浙，遇倭自福清東營嶼登岸，麾兵擊之，斬首百

八口級有奇，遂行。而倭寇至者日眾，始犯邵武，殺指揮齊天祥，轉掠羅源、連江等縣，殺游擊倪祿，遂攻玄鍾所城，及寧德縣入之，乘勝直抵興化府，攻城不克，乃合兵薄城下圍之且匝月。巡撫游震濤以狀聞，部覆：賊以旬月內連破數城，如入無人之境，帥府而下職守謂何？顧事急之際，姑俱令戴罪立功，請調新募義烏兵一枝，以威繼光統之，仍起丁憂參將譚綸，與都督劉顯、總兵俞大猷等，同心共濟，以收奇功。上從之。

□一月，都督劉顯率兵應援興化。初，顯大兵留江西剿海寇，所提入閩卒不及七百人，且疲屢戰，倭新至，勢眾且銳，顯知不敵，乃去府城三□里，隔一江，按兵不進。至是欲掩逗留之罪，始遣五卒齎文詣府約，欲率兵赴城禦敵。賊獲五卒，殺之。用其職銜偽為顯文約某日夜某時分，率兵潛入城中應援，勿舉火作聲，恐賊驚覺。擇奸細五人，詐為劉卒，齎入。時參將畢高、參政翁時器在城，信之。至期，賊冒劉兵入城，人莫之疑。賊既大入，忽爾殺入，城中驚亂。畢高、翁時器，及衛掌印指揮徐將等，皆倉皇鎚城走，城遂陷。同知吳世亮為賊所殺，賊遂據城中三閱月，殺擄、劫掠、焚毀，慘毒備極。劉顯乘亂攜執城中逃出婦女，時有閒住參政王鳳靈繼妻年少，亦為劉顯擄去。賊既飽其欲，始如平海衛，欲擄船泛海去。

□二月，原屯興化倭結巢崎頭城，與都指揮歐陽深相拒，久之不出。深望見其兵少，輕之，直前挑戰，伏發，深與其下數百人皆戰死。賊遂乘勝攻陷平海衛。

以倭陷興化，命提督兩廣都御史張臬，總督廣、閩軍務，調兵馬分部擊之。罷巡撫游震得回籍聽勘。令總兵劉顯，戴罪剿賊。逮參政翁時器、參將畢高至京問罪。初，興化敗書聞，震得已坐失事奪俸。既而巡按御史李邦珍言：震得一籌莫展，宜簡命大臣有濟變才者，假以重權，亟往拯之。南京科道范宗吳、張士佩等，亦言賊薄興化時，震得詐疾告休，及城陷，則避之福清，不肯督兵救援。顯屯軍江口，遠在三□里外駐營，未聞提兵決戰，而時器與高，聞變即鎚城宵遁，尚未識其所往。請各真之理。俱下兵部，議覆：大臣有威望、累著擒賊功者，一時無如臬賢，宜重用之。震得等誠驚怯，有罪，但題素得士心，臨敵易將，恐一時難其代者，宜令立功自贖，俟事寧並論。上然之，乃有是命。

平海倭引兵出海，把總許潮光以輕舟抄之，斬首四□九級。賊乃進焚其舟，還屯平海。

副總兵戚繼光，督浙兵至福建，與總兵劉顯、俞大猷，夾攻原犯興化倭賊於平海衛，大破平之，斬首二千二百餘級，火焚、刃傷及墮崖、溺水死者無算。■所掠男婦三千餘人，獲得衛所印□五顆，自是福州以南諸寇悉平。

故海寇王直餘黨洪迪珍降，伏誅。珍，漳州人，初與直通番，後直敗，其部下殘倭乃依迪珍往來南轆間，懼官軍誅之，聲言聽撫，而剽掠如故。至是勢窮，率其子文宗，自詣福建海道副使邵櫻所，願立功自效。總督張臬收下獄，馳疏以聞，詔：即其地誅之。

●嘉靖四□三年

二月，時舊倭萬餘攻仙游城，圍之三月。戚繼光引兵馳赴之，大戰城下，賊敗，趨同安。繼光麾兵追至王倉坪，斬首數百級。餘眾奔漳浦之蔡丕嶺，繼光督各哨兵入賊巢，擒斬數百人。閩寇悉平，殘寇得脫者，流入廣東界，掠魚舟入海。

三月，歸善盜溫七、伍端作亂，總督張臬檄參將謝叔討之。叔不為備，為盜所乘，殺指揮王佐等。叔懼，逃歸原衛。未幾，溫七兵亦敗，被擒。端自縛至軍門，求殺賊自效。端即所謂花腰封也。總兵吳繼爵、俞大猷受其降。提督吳桂芳至，因使擊賊，官軍繼之，圖倭於鄒塘，連克三巢，焚斬四百餘人。捷聞，上命各加賞賚。

●隆慶平倭（附）

隆慶二年，倭分道犯廣東化州、石城縣，攻破錦囊所，殺千戶黃隆，又陷神電縣城。一時吳川、陽江、高州、海豐等，並遭焚劫。而山寇黃朝泰等復起，勢甚猖獗，官兵不能禦。提督軍務侍郎殷正茂以聞，自劾待罪，兵部以正茂初至任，宜赦，弗問。上曰：廣東舊賊未至，新倭復熾，至陷城池，皆守臣向來怠廢玩愒，守禦無策所致，罪不可宥，通候事寧核治。殷正茂素有才略，茲初任事，其督率將領、司道等官，悉力驅剿，務期蕩滅。其地方機宜，悉聽破格整理，敢有梗撓者，奏聞重治。

廣東倭入犯新寧、高平等處，官兵與戰於外村島嶼，皆捷，俘斬二百餘人，焚、溺死者甚眾。事聞，詔下，御史核功具奏。

兩廣總督殷正茂奏撫民許瑞出兵攻剿倭寇，生擒七□八人，斬首二□五級，請授把總職銜，以示優異。兵部謂廣盜未清，姑厚其賞，令盡剿諸賊，乃並授官。上命如部議。

●倭志

日本，古倭奴國，在大海中，於閩浙為東北隅，其國名以王為姓，世世不易。文武官僚亦然。有不■■■■。郡至五百七□三。然皆依水附嶼，大者不過中國一村落而已。戶可七萬餘，課丁八□八萬三千有奇。自元師討日本者沒於水，不得志，日本亦絕不復來貢。高帝初，遣使臣趙秩諭降之，僧祖朝來貢方物。□三年，丞相胡惟庸謀叛，令伏精兵貢艘中，計以表裡挾上，即不遂，掠庫物乘風而遁。會事露，悉誅其卒，而發僧使於陝西、四川各寺中，著訓示後世，絕不與通。於是遣信國公湯和等，沿海規畫，自南直隸、山東、浙江、福建、廣東、西，咸置行都司，以備倭為名，犬牙盤錯矣。永樂初，太監鄭和等齎賞諭諸海國，日本首先歸附。詔厚賚之，封其鎮山，賜勅合百道。與之期，期□年一貢。無何，三千人犯遼東，為都督劉江所破殺無噍類。自是斂跡，不敢大為寇，而小小抄盜亦不絕，或其主不知也。其貢則恒多先期而至，要以利中國給賚與互市為利耳。

嘉靖初，其主幼沖，不能制群臣，右京兆大夫高貢，使索素卿貢。亡何，左京兆大夫內藝典，遭宗設貢，咸強請勅合。後先至寧波，爭長不相下。宗設眾盛於宋素卿，遂攻敗之，追北至紹興，躡諸郡縣，殺掠以千計。都指揮劉錦及千百戶等官，遇之皆死。後以詔指諭且下宋素卿獄，始肯聽徐徐解，自是有輕中國心矣。而中國亡命者多跳海聚眾為船主，往來行賈閩、浙之間，又以財物役屬勇悍倭奴自衛，而閩、浙間奸商猶民■■其利厚，私互市違禁器物，咸托官豪庇引，有司莫敢誰何。黠者又多取其責匿去，莫與酬。舶人怒則輒有所殺害，而他舶不為商渚，又行剽掠海中。漸彰聞。朝廷慮之，乃特設閩浙巡撫，開軍門，聽以軍法從事。而所用撫臣朱紱，素潔廉，然銳果壯往，則日夜練兵甲，嚴糾察，數尋舶盜淵藪，破誅之。而又嚴根株通海者，令迫急。諸豪右咸惴惴。重足立其仕宦貴臣，相向紉不休，竟以擅殺逮紉。及置二司用事者於理。紉恚，自殺乃罷，巡撫不復設。而舶主土豪益自喜，為奸益甚，官司視以目莫之禁矣。王子，賊始犯台州，破黃岩、象山諸邑。議復設提督都御史，用家嚴為之。時沿海衛所軍久廢弛，不習戰，軍府草創，財用殫屈。家嚴於是益召募驍勇，委良將，申約束，婁謀其巢穴覆之，斬獲以千計。於是移舟而南犯吳松郡，一郡固都會，素沃饒，而其民愈怯弱。賊至則咸壞散不支，稊載而去。所被攻剽郡邑，爭以檄書上聞，巡撫、操江憲臣相繼罷，而家嚴又以雲中急，改節鉞。

天子數憂東南，計用張經矣。倭賊勇而黷，不甚別生死，每戰輒赤體，提三尺刀舞而前，無能捍者。其魁則皆閩浙人，善設伏，能以寡擊眾，反客主勞逸而用之，此所以恒勝也。大群數千人，小群數百人，比比蠭起。而舶主推王直為最雄，徐海次之，又有毛海峰、彭老不下□餘帥。張經者，南京兵部尚書也。朝計調二廣狼土兵討之，而經嘗為彼總督，有威惠，經亦慷慨以平賊自負，故用為大帥。節制當天下半，得以便宜行事，開府辟召諸郎署參佐，中外忻忻，謂賊旦夕盡矣。然經素貴侈靡，行事有承平風，而諸特用大將何卿、沈希儀等，名位極老而驕，新進之士又僥倖，果往速退，田州瓦氏及山東槍手兵，連戰敗去，經望實稍稍損矣。而侍郎趙文華出督察，文華繇上疏行有所負挾，顧指凌經。而經以大臣自重出其上，文華恚，則疏連劾經，謂其才足辦也，特家闔避賊仇，故嚙縱賊爾！而會兵科亦有言，上怒甚，趣使捕徵經，經則已聚兵大破賊於嘉興，斬首二千級，溺水死者稱是。兵科言宜留經，以賊平自效。不聽，並巡撫李天寵皆論死。文華既已攘其功，則奏超巡按御史胡宗憲代，天寵督臣亦有更置。由是中外文武惴惴空足，立憂不在倭矣！文華俄還朝，進太子太保，工部尚書，而宗憲亦遂以兵部侍郎總督。無何，徐海入寇，圍巡撫阮鶚，躡浙地，告急疏上。尚書趙文華請出督，許之，其進止機宜如張經加重。乃與宗憲誘徐海降，而合兵掩捕平之。徐海死，進文華少保，宗憲亦遷右都御史。又明年，獲王直。王直者，故徽人也，以事走海上，後為舶主，頗尚信，有盜道，雖夷主亦愛服

之。而其姓名常借他船，以是凡有人掠者，皆云直主之，蹤跡詭秘，未可知也。宗憲亦徽人，乃以金帛厚賂誘之，云：若降吾，以若為都督，置司海上，通互市。而直亦自奮言，必能肅清海波，贖死命。宗憲與之誓甚苦，直信之，從入杭州。宗憲具狀聞上，然不敢悉其故。廷議，以直元凶，不可赦，棄市。宗憲亦得加太子太保，餘遷賞有差。然其眾無歸者而寇，復犯淮揚，不利，連犯吳、越、巢、閩中，首尾七八歲間，所破城□餘，掠子女財物數百千萬，官軍吏民戰及俘死者，不下數□萬。雖時有勝負，雅不相當。而轉漕軍食橫賞賜干沒入索中者，以鉅萬計。天下騷動，東南髓膏竭矣！胡松著《海圖說》，曰：始倭之通中國也，實自遼東，今乃從南道浮海，率自溫州、寧波以入，風東北汛。自彼來此，約可四五日程，蓋其去遼甚遠，而去閩、浙甚邇，若盡具國界，則東西也；長行可四五月，南北也。短行三月而皆極於海。其西北至高麗也，必由對馬島開洋，順風僅一日二日；南至琉球也，必由薩摩州開洋，順風七日。其貢使之來，必由博多開洋，歷五島而入中國，以造舟水手俱在博多故也。貢舶回，則逕收長門，抽分司官在馬故也。若其入寇，則隨風所之，東北風猛，則由薩摩或五島，至大小琉球，而仍視風之變遷，北多則犯廣東，東多則犯福建（澎湖島分船或之泉州等處，或之梅花所、長樂縣等處），若正東風猛，則必由五島歷天堂官渡水而視之變遷，東北多則至烏沙門分鯨，或過韭山海關門而犯溫州，或由舟山之南而犯定海（經大猶洋入金塘蛟門）犯象山、奉化（由東西蔚入湖頸渡），犯昌國，（入召浦明）犯台州。（入桃渚、海門、松門諸巷）正東風多，則至李西壘壁下陳錢分鯨，或由洋山之南而犯臨觀（過漁陽山兩頭洞二姑山入鯉浦，則犯紹興之臨山、三山。遇霍山洋五島列表平石則犯寧波之龍山觀海），犯錢塘（過大小衢徐山，入鰲子門赭山薄省城）或由洋山之北而犯青村、南匯（過馬跡潭而西）犯太倉（過馬跡潭而西北），或過南沙而入大江（過茶山人瞭月嘴，涉谷橫山而犯瓜、儀、常、鎮）。若在大洋而風欬東南也，則犯淮揚登萊。（過步州洋亂沙入鹽城口，則淮安；入廟灣港，則犯揚州；再越而北則犯登萊）若在五島開洋，而南風方猛，則趨遼陽、趨天津。大抵倭舶之來，恒在清明之後，前乎此，風候不常難準定。清明後，方多東北風，且積久不變。過五月，風自南來，不利於行矣！重陽後，風亦有東北者，過□月，風自西北來，亦非所利。故防海者，以三、四、五月為大汛，九□月為小汛，其停橈之處，焚劫之權，雖曰在倭，而其帆檣所向，一視乎風，實有天意，有備者率勝。前此入寇者，多薩摩、肥後、長門三州之人，其次則大隅、竺前、竺後、博多、日向、攝摩、津州、紀伊、種島，而豐前、豐後、和泉之人亦間有之。蓋因商於薩摩而附行者，蓋日本之民，有貧、有富、有淑、有慝。富而淑者，或附貢舶，或因商舶而來。其在寇舶，率皆貧而惡。且山城居號令又不行於諸島，而山口、豐後、出雲，又各專一軍（如中國總督府之儀）相吞噬。今惟豐後、強頗並肥前等六島而有之，山口、出雲俱以貪滅亡，倭蓋無常尊定主矣（山城君，倭王別號也）！先北虜，次南倭，志大害也。又次安南，志大舉也。又次哈密，志大謀也。夫哈密不矣，閉玉關，而絕西貢之路可也；安南，故雖故版圖夷之久矣，弗復可也；北虜不易勝者也。倭能勝而不得，所以勝之者也。練士卒，固險要，明賞罰，此書生談耳。究孰有易之者乎！夫虜與倭亂我者也，非欲有我者也，憂不在南北，而在中土；機不在將帥，而在朝廷；失不在地利，而在人心。嗚呼！亦未如之何已。